文學改編影視在台灣：從大IP到次類型

林欣怡

一、前言

近年來開始風行世界影視圈的「IP」一詞，其實是從智財權的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縮寫而來的新名詞——為什麼說是新名詞呢？因為文學改編、或既有的智財權文本改編其實在影視界早已行之有年，不管是華人世界共通的「IP」金庸，或是前後在台灣電影與電視圈惹哭無數人的瓊瑤，他們與他們的小說都可說是最知名的IP範例。

事實上，文學（廣義上來說是所有既存文本）改編影視之行為，古今中外皆然，從1930年代的經典電影《亂世佳人》到千禧年後大為風行的《哈利波特》，從上述的金庸、瓊瑤，到近年好萊塢電影和串流平台也紛紛搶奪「大IP」，如迪士尼買下手上擁有無數熱門漫畫與超級英雄的漫威、HBO搶下DC漫畫超級英雄的合作權等，此時可說是一個大IP時代。

那麼，在這個大IP時代，台灣自己的文本與IP改編，有著什麼樣的流變與特色，以及時至今日，我們身處此時，該如何面對國際市場，並拿出具有競爭力的IP及其改編作品？本文將透過過去台灣獨有的IP改編脈絡，搭配近年國際影視市場趨勢，試圖討論目前的文學／IP改編影視現狀及未來展望。

二、台灣文學改編的過去：商業與藝術雙軌並行

談起台灣過去文學或IP改編影視的經驗，相信不少人會先想起1980年代台灣新電影大量改編台灣現代及鄉土文學的案例。但在此之前，1960年代紅極一時的台語片，早已展開IP改編的行動，當時的模式不但獲得巨大的商業成功，對照起近年的台灣影視改編，竟也有不少呼應之處。

在電影《阿嬤的夢中情人》（原名：台灣有個好萊塢）裡，記述了1960年代台語片的全盛樣貌，由於電影賺錢，大家窩在北投溫泉旅館裡，不斷地寫啊拍啊，只要有好故事和電影明星，幾天內就能夠拍完一部片（和1990年代的香港電影產製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在如此高壓、追求票房的創作環境下，當年的台語片其實默默地就實踐起多元IP改編，可說是在半世紀前就與現當代的IP改編盛況互相輝映。

1957年，導演白克將當時見報而轟動一時的真人實事社會案件改編為《瘋女十八年》，電影大受歡迎，並捧紅演員小艷秋，也讓「瘋女十八年」儼然成為一個影視IP，此後一路到1990年代不斷被翻拍為電影與電視，甚至到了2014年，《戲說台灣》還再度改編此一事件；[1] 1964年由張英執導的諜報動作類型片《天字第一號》，也是

1 詳情可參見維基百科詞條「《瘋女十八年》」（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8%8B%E5%A5%B3%E5%8D%81%E5%85%AB%E5%B9%B4）。

改編自戰後於上海賣座的同名知名影片而成；[2] 1965年從日本學電影歸國的辛奇執導的《地獄新娘》，哥德羅曼史風格明確，故事原型正來自1960年西洋羅曼史女王維多利亞・荷特（Victoria Holt）原著小說《米蘭夫人》；[3] 1972年由楊麗花主演的《回來安平港》，把IP概念推得更廣，此部大受歡迎的電影改編自知名台語歌曲〈安平追想曲〉，[4] 而事實上〈安平追想曲〉亦是由民間傳說改編而成，《回來安平港》的IP概念與近年音樂IP改編影視、民間傳說改編影視的風潮，竟是英雄所見略同。

相較於台語片的多元IP改編策略，1980年代的台灣新電影則更側重在文學改編，這與當時文學界甫經歷過1960、1970年代的現代文學雜誌思潮與鄉土文學興起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當台灣已陸續有既能反映社會現實、又有著人文關懷的文學作品誕生時，搭上當時受到義、法等地電影新浪潮影響、帶有寫實主義傾向的台灣新電影，將這些優秀的文學小說改編成電影，再順理成章不過。

相信讀者並不陌生，為1980年代台灣新電影揭開序幕的《小畢的故事》，改編自朱天文當年的同名散文；至今知名度最高、也是台灣新電影重要的作品之一，集結當時3位新銳導演侯孝賢、曾壯祥與萬仁合拍的三段式電影《兒子的大玩偶》，3段故事都改編自鄉土文學名家黃春明的3篇短篇小說；而現代文學作家被改編最多的自然是白先勇，一系列改編自其原著的電影如《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玉卿嫂》、《花橋榮記》、《孽子》等，都是叫好叫座，奠定了白先勇在台灣文學改編影視界的泰斗地位，延續至今，導演曹瑞原陸續將《孽子》、《孤戀花》、《一把青》等作品改編為電視劇，且每每形成風潮。

然而隨著一代文學名家的作品逐漸改編殆盡，他們的創作生理時鐘也漸漸放緩，1990年代繼起的作家與作品，在純文學文學獎的推波助瀾下，更多地走向內心情感的剖析，或走向文字與形式的實驗，故事性與角色較不明朗，導致改編難度的提升，商業基礎也較不明確。對此，筆者曾在「娛樂重擊」撰文時有脈絡性地爬梳，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IP 熱潮兩岸大不同？盤點近期台灣 IP 電影〉一文。[5] 但2021年《天橋上的魔術師》的橫空出世，挑戰了高度魔幻寫實、吳明益原著之同名小說，可能成為新的台灣文學改編轉捩點，將於第四節進一步探討此議題與未來可能。

三、曾經的商業IP改編熱潮：你的IP不是你的IP

如同前述，進入1990年代之後，台灣的IP改編反而消沉了一陣，既有的純文學作品提高改編門檻，而新興起的網路小說IP也尚未得到影視圈足夠的注目，事實上若以九把刀和藤井樹此二位當年火紅的網路小說作家來

2 可參見維基百科詞條「《天字第一號》（1964年電影）」（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5%AD%97%E7%AC%AC%E4%B8%80%E8%99%9F_(1964%E5%B9%B4%E9%9B%BB%E5%BD%B1）。

3 可參見維基百科詞條「《地獄新娘》（1965年電影）」（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8D%84%E6%96%B0%E5%A8%98_(1965%E5%B9%B4%E9%9B%BB%E5%BD%B1）。

4 參見維基百科詞條「《回來安平港》」（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E%E4%BE%86%E5%AE%89%E5%B9%B3%E6%B8%AF）。

5 MAPLE，〈IP熱潮兩岸大不同？盤點近期台灣IP電影〉，「娛樂重擊」（來源：https://punchline.asia/archives/21219）。

看，九把刀的第一部改編作品《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遲至2011年才問世；藤井樹的《六弄咖啡館》更再晚了5年。而預計在2021年底才要上映的《一杯熱奶茶的等待》也早於2002年出版，等待近二十年才有改編的機會。

這樣的時空遞延，對於商業IP改編來說其實產生的傷害不可謂不大。眾所皆知能在市場上掀起熱潮的作品，必然有其時空脈絡與集體記憶，但台灣在經歷新電影時期的文學改編黃金年代後，影視創作者卻似乎迅速地與文學、小說改編脫節，即使1990年代因應網路的普及化，有新一代具有人氣與讀者群眾的網路小說興起，但台灣的影視製作與創作者，似乎花了十多年的時間，才慢慢掌握到改編這些作品的節奏與訣竅，但許多作品的內容細節可能已經不符時代需求，勢必面臨更大幅度的改編，反倒失去了改編作品快速回應時代需求的特質，相當可惜。

有趣的是，就在1990年代台灣IP改編似乎慢慢走下坡的時候，新一波的商業IP熱潮卻隨著2000年偶像劇《流星花園》紅遍全亞洲而展開——是的，相較於本土IP改編，這次台灣影視從日本少女漫畫熱門暢銷IP得到了改頭換面的活力，從《流星花園》開始，《貧窮貴公子》、《薔薇之戀》、《惡作劇之吻》等作品，不但都是日本一線少女漫畫改編，台灣翻拍的偶像劇更在海內外都有強勁的市場回饋，一時之間IP改編又成了影視業的黃金定律：只是這一次，你的IP不是你的IP，整個影視市場變得過於偏重追尋日本漫畫的IP，或許也正因為如此，更日漸與本土文學小說IP產生了距離。

相信熟知台灣出版市場環境的讀者讀到這裡，應該不難發現台灣影視改編的路徑，正與台灣近幾十年的出版趨向類似，由於外來的翻譯著作十分受到歡迎，對出版社來說，經營本土IP與作者反而成本較高、成功率較低，因此越來越多出版社側重歐美、日韓IP，於是長年下來，台灣書市的本土創作暢銷書籍與作者其實寥寥可數，就更難形成市場追逐的IP。內容產業具有很高的連動性，如果出版界文學、創作興起熱潮，影視也能隨即受惠、互通有無，在出版界無以為繼的時候，影視改編自然也會進入休兵狀態。

當然，近年隨著社群媒體興起，再度改變出版與IP的樣貌。許多創作者得以在網路上發表創作，並得到迴響與注目，出版社或影視業者也會因此接觸到許多具有商業潛力的故事與IP，進而先出版、再影視改編，這樣的例子似乎也越來越多，這部分同樣將於下一節有更多的討論。

四、從近年國際市場趨勢，重探台灣改編影視作品的變與不變

前兩節爬梳了1960、1970到1980、1990年代，再到千禧年後的偶像劇熱潮，本節則探頭看近年台灣的影視IP改編現況。在偶像劇漸漸不再獨大，隨著國際平台與串流市場的分眾趨勢興趣，我們看到跟過去更為不同的IP改編策略與影視作品，而這些作品具有什麼樣的特性，又揭示著什麼未來的IP改編可能方向呢？說明如下：

（一）真人實事改編受歡迎：以《通靈少女》為例

為台劇打開國際合製大門的《通靈少女》，改編自公視學生劇展短片《神算》，

而《神算》則受到靈媒索非亞的真實故事啟發，不少單元內容跟女主角謝雅真的個性與原型，都來自索非亞的真實人生。

從《瘋女十八年》到《通靈少女》，證明精彩的真實人生故事都是可以在台灣影視市場大受歡迎的改編素材，事實上也符合國際市場長年以來的經驗，過去從歐美到日韓，許多熱門影視都是改編自真人實事，更有不少犯罪懸疑作品是改編自真實刑案。繼《通靈少女》之後，預計在2021年播出的《茶金》，也是從新竹北埔姜阿新一家人與其經營的永光茶廠之真實故事得到啟發。

而從《通靈少女》到《茶金》，我們也看到其實第一手的採訪田調資料，是真人實事改編最好的基礎。《神算》編導陳和榆先從《蘋果日報》的「人間異語」看到索非亞受採訪的文章，進而與索非亞本人進行田調訪談，於是才有《神算》短片與後來的《通靈少女》的誕生。[6]而《茶金》的源起，也是姜阿新女婿廖運潘寫下了自己的回憶錄「想到什麼就寫什麼」，被客委會看到後才開啟了一段時代劇開發拍攝的契機。[7]從這個角度看來，要挖掘精彩並足以改編的真人實事題材，從新聞報導、傳記回憶錄、報導文學到紀錄片，都是可參考的重要來源。

（二）外國成功商業IP的本土轉化仍是商業利器

如同過去曾經催生台灣偶像劇黃金年代的日本少女漫畫全盛時期作品《流星花園》、《薔薇之戀》、《惡作劇作吻》等作，轉譯並本土化改編國外的IP，仍然是在市場上非常有機會的作法，只是當1990年代日本少女漫畫黃金期過後，大IP其實越來越罕見，這條路自然也就慢慢式微。

然而近年來韓國影視的強勁崛起，一再證明其操作商業故事的成熟度與能力，於是熱門的國外IP從日本漫畫轉移到韓國電影，近年來《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當男人戀愛時》、《詭扯》都是改編自韓國電影，前兩者的熱賣更帶動一批韓國IP收購熱潮，目前韓劇《梨泰院》也已確定授權翻拍台版，在本土IP也許尚未完全可支應影視市場的時候，這樣的作法也不失為累積IP改編經驗，並反覆驗證IP改編在台灣影視市場是否確實具有優勢及能打出多大效益的好方法。

（三）從大眾到分眾：次文類與次類型將越來越重要

相較於過去傳統電視台服務在地家庭觀眾、電影追求大眾市場的利益極大化，因此主流價值永遠難以被挑戰；現今國際串流平台崛起後，觀眾的行為模式也日益改變，不但劇集的喜好與討論更加跨國界（君不見《魷魚遊戲》直接打破傳統歐美主流市場與亞洲市場間的鴻溝），甚至電影也要同時考量戲院與串流平台的表現。

而串流市場的思維差異，不只是收看渠道從客廳的電視變成網路（包含個人電腦與隨身手機）而已，由於裝置的可移動性、以及使用者的主動性都大幅提高，相較於過去服務客廳裡的家庭觀眾，所謂一粒米養百樣人，每個使用者都會有自己的偏好，有人熱愛熱血動畫、有人只看燒腦懸疑、有人習用恐怖片抒壓……，因此所謂的網路「分眾」，其實是比起過去服務大眾的影視產

6 陳亭均，〈《通靈少女》導演陳和榆　在玄幻靈異中捕捉人性〉，「今周刊」1060期（來源：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80417-163281）。

7 徐青雲，〈序　來。來喝茶〉，黃國華，《茶金》（新北：印刻出版社，2021.09），頁5。

品，更接近要先去服務一個固定而特定的「小眾」。

就像過去對台灣恐怖片的票房統計顯示，雖然很少有破億的恐怖大片，但恐怖片卻有非常穩固的基本群眾，基本上大多落在5,000萬上下，觀眾的黏著度很高，所以當時瀚草影視才決定要做《紅衣小女孩》。未來的影視市場隨著使用者觀看習慣的改變，過去被認為「小眾」的次文類會越來越重要，從日本主流電視台開始推出過去被視為小眾的BL（Boy's Love）男男戀愛劇，就可以看到市場趨勢的改變。

從台灣IP改編實際案例來見證，可看到過去被視為非主流的IP改編劇大行其道，最知名的莫過於在推理小說界頗負盛名的《第四名被害者》改編而成的《誰是被害者》，該劇賣出Netflix全球版權，叫好叫座，並且成為Netflix第一部續訂第二季的華語劇。同樣賣出Netflix全球版權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也是改編自在教育界火紅超過十數刷的同名散文集。由漫畫改編的《用九柑仔店》、《神之鄉》也都獲得極好的口碑，前者獲福斯集團青睞，後者則在收視率上有強勁的表現。事實上台灣推理與台灣漫畫，過去可能都是在出版界典型被視為「小眾」的次文類，但現在去這些次文類裡挖寶，很有可能剛好迎上國際串流市場的趨勢呢！

同樣的，過去被視為純文學的《天橋上的魔術師》同樣不是所謂的「大眾」口味，但在改編影視後卻獲得熱烈迴響與獎項肯定，在在說明著只要是定位清楚、有明確分眾基礎的IP，在影視改編後同樣有機會透過核心族群再擴散到其他觀眾。接下來台灣知名BL小說《神將》也已確定進行影視改編，是次文類躍上螢幕的又一例證，也驗證了這個定律。

（四）IP來源的多樣化：有觀眾就是王道

在這個科技跨界、資訊流通的時代，其實IP的來源也不像過去多半局限在傳統的小說或出版，漫畫、遊戲、舞台劇等都可能是影視改編汲取的對象，甚且還有機會在電視與電影等改編領域多重跨界。

近年台灣最知名的IP莫過於《返校》，不僅是全球熱門遊戲IP改編，而且成功改編成電影、連續劇、XR體驗展等不同作品，都獲得很高程度的矚目。（事實上《返校》也可看作是上節所言次文類跳出來的另一案例，過去不管是遊戲文本或恐怖類型，都會被視為小眾／次文類）。

熱門公視旗艦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在紅了之後改編成舞台劇，而在劇場有多年好口碑的《不讀書俱樂部》則是改編成網路短影集。預計明年上檔的《茶金》也做了有趣的嘗試，在劇本團隊把故事本體落實之後，由編劇之一的黃國華寫成小說，並由另一位編劇徐彥萍主筆劇集劇本，進行劇集的改攝。

五、小結

由上述案例可以看見，好故事不管原始規格與來源為何，都有機會成為IP改編的源頭，不管是遊戲、舞台劇、報導文學等，甚至近年更有許多知名角色本身就成為IP，未來IP的跨界可能還會隨著元宇宙的出現而更加多元化，突破現有的互動想像，那又將是IP改編的新一頁了。